



吳運鐸 著

把一切獻給黨

把一切獻給黨

吳運鐸著

工人出版社

1959年·北京

內 容 提 要

吳運鐸同志本來是一個煤礦工人。在抗日戰爭時期，他接受了黨的教育，參加了革命部隊，和同志們一起，刻苦鑽研，創造了武器，建立了兵工廠。他一再冒着生命危險，突擊緊急任務，三次負傷。他始終以頑強的意志和對革命的無限忠誠來戰勝死亡的威脅。當他躺在病床上的時候，也緊張地學習，堅持寫作和科學實驗，充滿了革命的英雄主義和樂觀主義的精神。這本書就是這個普通工人成長為共產主義戰士的真實記錄。第三版是經過作者全篇重寫的。

把 一 切 獻 給 黨

吳 運 鐸 著

王式廓 尚滄生 等繪圖
羅工柳 顧 群

工人出版社出版（北京東四條大街）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09號

工人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 字數：110,000字

印張：5 13/16 總頁：11 印數：(1-4) 000 (累計) 3,984,286

1953年7月北京第1版

1959年3月北京第3版第34次印刷

統一書號：10007·6

平裝本定價：0.61元

目 录

童年.....	1
劳动的开端.....	10
在矿井里.....	21
觉悟.....	35
我們的工厂.....	45
把一切献給党.....	59
轉移.....	67
反扫蕩.....	78
第二次負伤.....	87
新任务.....	97
制造槍榴彈.....	113
拆定时炸彈.....	123
我們的平射炮.....	131
第三次負伤.....	141
病室里的生活.....	155
真摯的友誼.....	167
永远前进.....	181

童 年

我是在矿山上長大的。

听父亲說，我們老家在湖北，沒有田地，穷得連瓦也沒一片。祖父祖母都死得很早。父亲从小四处流浪，做过店鋪学徒，做过苦工，后来流落到江西萍乡煤矿，当一名記賬的小職員，从此就在这里安下了家。

萍乡煤矿是当时中国南方最大的一座煤矿，矿工們都叫它安源山。山上山下，長滿茂密的树木。山腰上，烟囱林立，日夜噴吐着黑色的烟云，炭粉把青山綠树都染黑了。連綿不断的高山，包围着这座矿工城。

我家就住在煤窑直井口旁的山脚下。在我童年的心里，矿井是个很神秘的地方。我听到过許多关于矿井的傳說：老年人們說那里藏着宝物，誰能得到宝物，誰就得到幸福。也有人說那里暗无天日，有一天太阳照进了矿井，人們就不再受穷受苦。这使我非常好奇，我常常想：

“能进去看看嗎？”

可是，母亲不断地囑咐我說：

“煤窑口小孩可不能进去啊，进去就出不来了！”

这許多事物，在我都是无法理解的。我像一只初出窠覓食的小鳥，成天在矿山上跑来跑去，寻找着新奇的东西。

我真想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一切都弄个明白。

离家門口不远的大路旁，煤車一溜溜地从橫窑口运到洗煤厂。我喜欢学工人叔叔們的样子推煤車，弄得滿身大汗；有时趁工人叔叔不注意，鑽进了空煤車，弄得一身煤灰和油污。我羡慕刷洗烟囱的工人們的勇敢，也想冒險尝试一下，挽着烟囱上的鉄环，一步一步地向上爬，弄得滿臉煤灰，挂破了衣服。回到家里，惹得媽媽生气，也惹得爸爸責备媽媽对我管教不严。

有一天，父亲买了一只鴨子，拴在院子的棚架底下。哥哥說鴨子会浮水，不沉底，我一心要試一試，趁着媽媽沒看見，我悄悄地解开繩子，抱起鴨子，一直跑到煤窑直井前，鑽过了栏杆，把鴨子丢进噴水池里。

噴水池是洋灰砌的，池里都是發电厂排出的热水。水流涌过粗大的鉄管，噴到半空，又倒泄下来，發出悶雷一样的响声，鴨子在池里吓得乱窜。父亲把我拖回家去，打了一頓。我心里觉得很委曲，难道看看鴨子浮水也錯了嗎？

第二天，父亲下班回家，带来一个新書包，一本新書，把我叫到跟前說：

“你在家佻皮总算佻够了，今年六岁啦，該上学了，明天上后山胡老先生那里念書去！”

讀書，我也願意。哥哥們都上了小学，我一直很羨慕。可是父亲偏不讓我跟哥哥們一起。父亲对我說：

“得找个厉害先生管管你！”

媽媽給我換了新衣服，用手帕包了一對蠟燭三支香，拜託鄰家的張大媽送我去后山上學。

胡老先生一看來了新學生，馬上換了一件長衫，端端正正坐在上首。牆上貼着一張大紅紙，寫着“天地君親師”。張大媽忙着點起蠟燭和香，吩咐我：

“快拜老師！快磕頭！”

“又不過年，干嘛要磕頭呀？”

張大媽不回答，硬按着我磕了三個頭。

在這裡讀書很枯燥。整天念的是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。意思一點不明白，先生也從不解釋。你要問他，他就瞪眼。

每天我路過煤窑直井，聽見圍牆里的嗡嗡聲，就不由地放慢了腳步。腦子里時刻想：機器是什麼樣子？它為什麼這樣叫呢？……應該去看看！

一天，我照例背了書包去上學，一出家門，就跑到后山，把書包掛在樹葉稠密的樹枝上。然後，急急忙忙地跑到直井圍牆門口，趁警察不注意，溜了進去。

我隨着機器的響聲，輕手輕腳走進了打風房。那麼大的空氣壓縮機整齊地排列在廠房里，巨大的飛輪飛快地旋轉着，直閃白光。我走近圍着機器的銅欄杆，兩眼盯着機器出神。

一個人一把抓住我：

“小家伙，你來這裡幹什麼？”

我吓了一跳，回頭一看，是個司機工人。他那笑咪咪的樣子，叫我放心了。

“叔叔，你告訴我，推機器的人躲在哪里？”

他用棉紗擦了一下油手，摸着我的頭問道：

“什麼推機器？”

但是他很快就明白了我的意思，笑着說：

“你这小傻瓜，這哪里是人推的，是汽，懂嗎？”

他看我那副失望的樣子，有些惋惜地說：

“不要緊，長大了你就会明白的。要人推還算什麼機器？機器是人造的，你要它怎麼着，它就怎麼着。”

從這時候起，我覺得世界上最奧妙東西就是機器了。它不吃飯，也不休息，老是轟轟隆隆地忙碌着。可是最奇怪的還是工人，他能讓機器聽他的話，還能造機器，這真了不起！做一個管機器的工人——這就是我的第一個夢想。

從此，我更不喜歡坐在冰冷的書房里，讀我自己也不明白是什麼意思的書本了。我恨不得天天和那些機器作伴。每天早晨，我照例把書包掛到樹枝上，開始了新的探險；晚上，帶着新奇的知識按時回家。機器佔據了我整個的心，甚至夜里做夢也全是機器。我的秘密很快被母親發覺了，她又托張大媽送我到胡老先生那里去。

“你這些天幹什麼去了？”先生問我。

“看機器去了。”

“我叫你去！我叫你去！”

他一手死死擰着我的耳朵，掙也掙不脫，疼得我抱住了先生的大腿直轉圈子。

“看機器有什麼不好呢？偏要擰耳朵。”我想。

晚上回家，我气得連飯也吃不下。父亲問：

“你的耳朵怎么啦？”

“老师擰的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逃学！”媽媽在旁边說。

“看机器去了，不是逃学。”我觉得媽媽不公平。

“咳！你逃学去看机器，擰耳朵不冤枉！”父亲說。

这一夜，耳朵腫了，疼的要命，媽媽用凉手巾給我捂着。我側着身子睡，一声也不叫。

第二天，父亲領着我，去找胡老先生。

“胡老师，我这孩子太佻皮，你要好好管教他。不过，擰耳朵要两只都擰，擰完那个，再擰这个。像这样一个大一个小，多难看！”

“好吧，叫他明天別来就算了！”先生冷冰冰地板着脸，不教我了。

就这样，我离开了私塾。学校半路也进不去。媽媽常为这事發愁：

“你这样下去，怎么是好啊！”

“不要紧，媽媽。将来我要当工人，造机器，开机器！”

我跑遍了整个矿山。电車厂，煤車厂，發电厂，打風房，鍋爐房，升降机房，都是我經常拜訪的地方。我成天在車間里混，常常連飯也顧不得回去吃。

父亲的老同事毛师傅，是修理厂的老車工，我再三請求他帶我去玩。他說：

“你听话不听话？”

“带我去吧，一定听话！”

我们走进了修理厂。几百部加工机械——车床，刨床，鑽床，許多特别的工作母机，都整齐地排列着。头顶上的起重机，拉着沉重的机件来回走动。这里修理全矿山的机器，也制造机器。这里的机器也和我以前看见过的完全不同，以前看见过的打风机、发电机，我都不太了解它们为什么要那样旋转。而这里的刨床、旋床，我却能够看见它们工作的结果。成块的钢料卡在床子上，机器一动，一剝一層皮，就变成了光亮亮的机件。在鍛造間里，起重机的从爐里拖出通紅的鋼鉄，喂进了蒸汽錘里，汽錘猛烈地打击大鉄塊，火花四射，光彩夺目，比烟火还美。在工人手里，不管怎样坚硬的鋼鉄都变得非常馴服。什么时候我也能像他们一样，站在车床旁边干活呢？我真盼望自己快些長大，做个工人！

在那一边，工人们拿着鋼的工具刀，在旋转的砂輪上一碰，便噴射出五彩的火花，刀子很快就鋒利无比。我想起前几天为了造一枝玩具槍，把厨房里的菜刀砍坏了，惹得媽媽天天埋怨。这回可好了，把菜刀拿来磨快，讓媽媽喜欢喜欢。

第二天，我把菜刀藏在衣服里，进了車間。趁人家不注意，拿出菜刀就往砂輪上碰，不料火花一閃，菜刀脫了手，几乎砍在脚上，右手震得發木，瞪着眼直發楞。

毛师傅發覺了，馬上走过来拾起菜刀，替我磨好，責备我說：

“你再乱动手，就不許你来了，这是好玩的嗎？”

他看見我那伤心的样子，又和气地摸着我的头說：

“孩子，你还小哩……”

我非常尊敬毛师傅。心想：像毛师傅那样的人，都是些特别的人，机器不敢不听他們的話。什么时候我才能学到他們那样的本事呢？

跟工人叔叔們混熟了，他們送我一些小錘、小凿子、小鏢刀，我很爱这些礼物，因为我知道，他們送我这些东西，就是要我把自己也鍛煉成像他們一样的人。

到秋天，我进了煤矿小学一年級，每天同哥哥們去上学，念“大狗叫小狗跳”。但是心里老記挂着机器，上学时，总要繞到后街鉄匠鋪門口去看打鉄。

这学校是教会办的。每天早晨的第一課，是趴在礼堂里做祷告。許多孩子受不了，就把后院的單磚墙拆了个大洞，祷告开始了，一个个偷偷地从洞里鑽出去；等上課鐘响了，再爬进来。我也跟他們一起爬出爬进。日子一長，訓育主任楊鬍子發覺了，他在袖管里藏着竹板，堵着洞口，每人給了五板。可是，第二天，我們又开了新的洞口。

大考结束后，成績單送到家里。哥哥們都升了級，我的功課不好，留級一年。

父亲給哥哥們买了些彩色画片作奖励。还当着哥哥們的面对我說：

“你打算留級留到鬍子白嗎？”

哥哥們也故意拿着彩色画片，在我面前摆来摆去。他

們一走過來，我就閉上眼睛。可是心里很難過，我決心洗刷這種羞耻。

這年冬天，我整天在家里復習功課。雖然還是想念車間，我終於約束住了自己，伏在書桌上，用心讀書。

第二年，我升級了，考試分數超過了二哥。到二年級大考，我和大哥都得了甲等第一名。父親逢人就夸奖我們有出息。

但是我并沒忘記要做一個工人。我在工廠外面的渣子堆里拾來一些碎鐵片、洋釘和鐵絲，又找到一個罐頭盒子。我把樹枝切斷，卡在罐頭盒口上，兩頭釘上小洋釘，在小樹枝中間扎一根長繩，做成了一只打水的吊桶。

我跑到一個水池旁，肚子伏在欄杆上，把小桶投進水里，可是它不肯下沉，我猛地向前一撲，想趁勢打上水來，誰知兩腳騰空，一頭栽進池里去了。我剛張口叫喊，一股水灌進了肚子，一喘氣，鼻子里又吸進一股水，接着水往鼻子嘴里直灌，急得我在水里亂抓亂滾。幸亏挑水工人老陶把我拖了上來，他照我頭上打了兩巴掌，說是有冤魂附體。

老陶把我放倒在地，一手頂着我的肚子，一手把我的頭往下按，控出了許多黃水。

他不管我願意不願意，就送我回家。父親照例又打了我一頓。

我想：挨淹是因為不會浮水，為什麼不學浮水呢？

夏天，鍋爐房后山的貯水池里常有小孩子洗澡。看見別人玩的那么歡，我很羨慕。想起上次被淹了一次，又不敢

下去；可是要学浮水就得下水。心里一时拿不定主意，楞楞地站在那里。

“下来吧！”小仇两手在水里扒了一下，向我招呼。

“我不会。”

“那怕什么！我教你。”

他两脚扑通扑通打着水面，激起一团团水花。我的劲头被勾起来了，连忙脱了衣服，下到水里，小仇在池边托着我练习划水动作。我使劲地打水，一高兴忘记了危险，脚一滑，落进了深水地方。我两手使劲一划，一下子划出了水面，刚一冒头，又沉下去了。小仇脸也吓白了，急忙爬上岸，拿一根粗树干，推到池里，我一冒头，抓住了树干，小仇趁势把我拉上岸来。

从这以后，我天天到池子里去，终于学会了浮水。

劳动的开端

安源煤矿工人的斗争，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。三十多年前，中国共产党就在这里领导了工人运动。

党首先创办了工人补习学校，教育工人群众，发展党的组织。接着成立了工人俱乐部，进一步把工人组织起来。后来又办了四个职工子弟学校，职工子弟不用花钱，就可以进学校里念书。一九二五年，我十岁，在东区职工子弟学校念四年级，并且参加了矿上的儿童团，担任宣传员。

工人俱乐部是工人自己出钱盖的一座三层大楼，背后靠山，前面是大广场。礼堂正面悬着“全世界无产者，联合起来！”的大标语，两边还挂着斗大的红彩球。每天下课以后，我们背着洋鼓洋号，到广场上吹打。有时也在俱乐部看戏，听講演。俱乐部里成天到晚不断人，它是组织矿工斗争的司令部，也是矿山的政治和文化中心。

这年九月，官僚资本家和军阀派兵封闭了工人俱乐部，逮捕了工人领袖黄静源。工人们赶来抢救，反动派用排枪向工人射击，有两个工人当场牺牲了。黄静源被敌人捆绑着，愤怒地质问反动军官：

“我犯了什么罪？”

反动軍官答不上來，只反問一句：

“你還敢打倒帝國主義嗎？”

“打倒帝國主義！”

敵人用盡威嚇利誘的手段，逼他供出黨組織的活動，又問他誰是共產黨員。黃靜源冷笑着回答：

“閉起眼睛一個沒有，睜開眼睛到處都是！你們能殺死我一個，殺不完全中國人民！”

敵人在工人俱樂部前面的廣場上，把黃靜源殺害了。他臨死前還高呼：

“中國共產黨萬歲！”

當天晚上，礦工們冒着生命危險，從敵人手里奪回烈士的遺體，連夜送到七十里以外的醴陵去。還在他就義的地方埋下一根樹樁，作為標記。並且在長沙舉行了盛大的追悼會，在礦上也按照舊風俗燒紙屋紀念他。

不久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開始了。一九二六年夏天，北伐軍從廣東打下湖南和江西以後，安源煤礦總工會公開出現了，八方井煤窯口扎起了高大的牌樓，牌樓上寫着“也有今天”。礦工們拔掉了早年在廣場上埋下的樹樁，豎起一根一丈多高的木碑，上面寫着：“黃靜源烈士就義處”。周圍的欄杆上掛滿了花圈。安源煤礦的工人發揚戰鬥傳統，成立了武裝糾察隊，參加革命戰爭。

一九二七年四月，蔣介石反動集團叛變了革命。國民黨反動派的軍隊開到安源，瘋狂地屠殺人民。安源煤礦變成了一座屠場，每隔三兩天，就見敵人綁着一批人在工人俱

· 乐部前面的草坪上槍杀了。革命者的鮮血染紅了广场上的黄土和綠草。

最使人不能忘記的，是安源矿工武装領袖楊士杰和萍株鐵路工会主任朱少連的被害。朱少連在就义前还給他岳母写信說：

“不要伤心，革命一定要胜利！”

楊士杰被敌人拷打了七晝夜。敌人用燒紅的鐵釘，釘住他的四肢和胸口，他还忍痛高喊：

“蔣介石你瞧吧！将来一定有人来收拾你！”

革命的疾風暴雨过去了，那血的記憶却永远不能从我幼年的心里抹去。从那时候起，我漸漸知道一件事：世界上有种特別的人，只要是对穷苦人有利的事，他总走在前边，即使自己受苦受罪，流血杀头，也不畏惧。这是世界上最有志气的人，这种人就是共产党员。那些坏蛋所以要杀害共产党，就因为他们害怕穷人翻身。

国民党反动派占領萍乡以后，学校停办，我就失学了。接着，家庭生活也陷入了絕境。

父亲平时省吃儉用，攢下几个工錢，全存在萍矿銀行里。同事和朋友們劝他在湖北老家买点田，置几間房屋，給晚年留个落脚的地方。但是父亲不要田地，也不要房屋，只想讓孩子們念些書，学些本事，把他們培养成人。

父亲的梦想很快就破灭了。

在敌人暗无天日的統治下，煤矿陷入不死不活的半停頓状态。銀行一倒閉，父亲一辈子的血汗錢都白扔了。矿

上又趁机滥印“矿票”，市面上誰也不收，工人拿着廢紙买不到东西，只好用它生火、当手紙。

我們兄妹七个只会張口等吃，这对父亲是个很沉重的負担。家里生活越过越苦了。开头还有点稀的喝，后来連稀的也难喝上口。家具卖完了卖衣服，衣服卖完了卖破烂。要米錢、要油盐錢的債主們，成天找上門来，坐着不走。

父亲看着一家人挨餓，只是叹气。有时弄到一点吃的，家里人口多，也不够吃。弟弟妹妹圍着媽媽直嚷。媽媽含着眼泪說：

“好孩子，讓爸爸吃飽，好出去掙錢。”

父亲把稀菜粥还給了媽媽說：

“先給孩子們吃吧。”

父亲捧着头坐在桌子旁边，落下辛酸的眼泪。

母亲低声下气地应付那些催命債主，还要哄孩子們。大哥被送进萍矿医院学医，那里管吃不給錢。二哥急得沒法，餓着肚子跑到大街上，挤在人堆里听大鼓書。

这一年，我十二岁，看見家里这样子，心里像油煎一样。我不能眼看一家人挨餓，我要靠劳动解除飢餓的威胁。

萍乡煤矿四面环繞着高山，在矿区东北的深山丛林里，丰富的煤藏快接近了地面。人工开采的小煤窑，星星点点地散布在这深山里。

土窑完全靠人工采煤。窑主們随便挑个地方，挖一个斜洞，就算是煤窑，工人出进連腰也伸不直，像狗一样爬进去挖煤，又像狗一样把煤从窑里拖出来。窑頂常常倒塌，压